



# 劉潘「斧正」金庸聯

潘國森

上回批評了小查詩人杜撰的食譜，今回再批評小查詩人的歪聯。

上世紀六十年代，梁羽生以筆「佟碩之」發表了〈金庸梁羽生合論〉，揶揄金庸（當時還不能算是詩人）的詩聯水平。此後江湖多事！

小查詩人「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在推出全新增刪的《金庸作品集》時，自我平反。先是《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的回目分別用了新撰七言聯、五言聯；然後《倚天屠龍記》四十句柏梁臺體詩和《天龍八部》五首詞作回目。如此種種，等於在回目的詩詞對聯這個單項上面，技術擊倒了梁羽生。真是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五年剛好是第十年）

不過小查詩人百密也有一疏，他在《鹿鼎記》的後記，自稱用十四部小說的首字寫了一副對聯，曰：「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小查此事看來還打了「茅波」，我記得很多年前，好朋友李醫生言道：「《連城訣》本名是《素心劍》。」有理由懷疑小查是為了這副「對聯」而改書名！

潘國森從來都說此聯不好！主要是顯而易見的對仗不工，只能說是「兩個七言句」。小查在《書劍恩仇錄》的後記提及讀王力先生《漢語詩律學》自學做對聯和作詩填詞。那麼潘國森就請王力大師來壓小查詩人。王大師曾有言，五言聯句起碼要有四字對得好，七言聯句也要五字以上成對。這還是對詩詞中聯句的要求，若是對聯，還當別論。以詞性言，「射白鹿」對「倚碧鴛」尚可，「連天」就對不起「神俠」了。

小查詩人辭世後，我們一批忠實讀

者紛紛在社交媒體開的虛擬「金庸紀念館」，這真能招得高手！詩人劉祖農校長指出小查這兩句是「拗句」！通常寫詩可以用拗，對聯則不宜。因十四個字是六平八仄，對詩人於是「斧正」小查的句，改作合平仄的：

白雪連天神俠射（仄仄平平仄仄仄）  
倚書碧鹿笑飛鴛（仄平仄仄仄平平）

有了劉校長「詩人指路」，我「潘詩人」大叫「一言驚醒夢中人」，搶先交卷和應。

先來平起格：「碧天射俠神鴛笑，倚鹿連書白雪飛。」

再來仄起格：「碧鹿雪鴛飛笑俠，書連倚白射天神。」

有俗儒認為在學術上批評已過世的人是「不夠厚道」，胡說之至！不論學術辯難，還是文學批評，從來都可以論及已過世的先哲前賢。況且潘國森也不是故意等候「我的朋友查指點」過世後才對他這副「歪聯」指指點點，實情是我在二零一一年才算學會做對聯寫詩填詞。黃專修師父、李裕韜師父一再鞭策誘掖，再加以我家潘少孟老師示範，潘國森用了不足二十天，由從未做過對聯，交出第一份格律詩作業。回想起來，還有點似張無忌半天就學會人家七年才練得成的乾坤大挪移第一層。小查詩人由一片空白起步、自學成才；潘國森早通平仄，再加師長指點，所以跟小查詩人的資質比較，還是差了一大截。

劉校長來得正好，此事由他老人家首倡，因長幼有序，正好請他承擔主要責任（或罪名）。將來一部《鐘峰詞話》或會記下這一則：「劉祖農（主犯）、潘國森（從犯）於金庸離世後，「斧正」了『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對聯。」

（寫小說的金庸與我·之十一）



# 打「球」一樂也

思旋天地

每年歲晚收爐，新春開市，各行各業老闆都值此設宴酬勞員工及客人。所謂中國幅員廣大，各處鄉村各處例，在香港，歲晚前設宴稱為「團年飯」，新春設宴稱為「春茗」。

芬姐在上周六假座深水灣高爾夫球會俱樂部設烤全羊宴團年飯，廣宴親朋戚友，除烤全羊外，還有燒乳豬、咖喱雞等，非常豐富，各式佳餚美食，眾人大快朵頤，十分熱鬧。

其實，深水灣高爾夫球會雖然只有九個洞，相對於粉嶺十八個洞的高爾夫球會，球場面積是少了一點，然而，深水灣是全港地價最昂貴的地方，城中富豪雲集於此，依山面海，環境風景十分優美。在此打高爾夫球，品嚐美味，實在是一樂也。據芬姐稱，本港首富超人常與親友在晨早打波，眾多保鏢守護，十分大陣仗。

最近，城中為促進土地發展，為廣建房屋而諮詢各界，為此所得提議發聲議論紛紛，當然要得到政府有關當局同意可行，或者各方得到共識，老實說這實在有難度。其中有人提出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或者局部收回高爾夫球場，據芬姐稱，本港首富超人常與親友在晨早打波，眾多保鏢守護，十分大陣仗。

最近，城中為促進土地發展，為廣建房屋而諮詢各界，為此所得提議發聲議論紛紛，當然要得到政府有關當局同意可行，或者各方得到共識，老實說這實在有難度。其中有人提出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或者局部收回高爾夫球場，據芬姐稱，本港首富超人常與親友在晨早打波，眾多保鏢守護，十分大陣仗。

最近，城中為促進土地發展，為廣建房屋而諮詢各界，為此所得提議發聲議論紛紛，當然要得到政府有關當局同意可行，或者各方得到共識，老實說這實在有難度。其中有人提出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或者局部收回高爾夫球場，據芬姐稱，本港首富超人常與親友在晨早打波，眾多保鏢守護，十分大陣仗。

是她社交的好地方。看來，這只是代表她私人的看法，其實球場可以發揮「市肺」的綠化作用，但芬姐認為重要的高爾夫球是 worldly 體育運動及比賽項目之一，作為國際大都會的香港，如果沒有一個像樣的高爾夫球場作為練習及比賽之用，實在是很失禮的。

事實上，粉嶺高爾夫球場佔地複雜，據稱場內有村民先人的墳地，如果要收地拆遷的話，手續相當繁複，亦會引起鄉民的反對。猶如收地之複雜一樣。有人提議遷其他場地取代，惟場地設計更具挑戰，實在更為困難。芬姐提議請高爾夫球會管理者設法在某個時段開放予團體或青少年作訓練或使用，最終是希望爭取全面保留粉嶺高爾夫球場，爭取多辦國際賽事，以保留香港國際大都會的美譽。

芬姐又稱，以她較較多意見而言，其實香港地海岸線遼闊，最適合填海造地，政府提議的「明日大嶼」計劃，也不是不可取的方案，只要按部就班，動用創新科技建設之，可省時省力，也是政府可控的項目。就歷史而言，香港島沿海地區不少是填海所得，九龍新界亦有不少是填海的佳作。香港人眼光要遠大一些，登高遠眺，從長計議，不以私人利益作依歸，以全局利益着想，一切方案會是好的方案，夢想必成真，人人可安居樂業，家肥屋潤！



# 你我的英雄

心窗常開

潘金英

我近在讀書會上向少年人推介了兩本英雄故事，一本蔡兆倫《杯杯英雄》（圖），另一本潘明珠翻譯的《超人學堂》。為何選擇以英雄為主題的故事書？事緣為響應國家郵政局舉辦之萬國郵政聯盟第48屆國際少年書信寫作比賽。

這次比賽，題目為「請寫一封信，談談你的英雄」。香港區的比賽由香港郵政主辦，評審團會甄選出一篇佳作，參與全國評選，篩選出的作品，將代表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青少年競逐獎項。如果你來發揮寫作，談談心目中的英雄，你會如何寫？

很多人都渴望成為英雄，小朋友或會覺得能一飛沖天，拯救地球的超人、蝙蝠俠是英雄？你自己對英雄的理想和想法又是怎樣的？也是飛簷走壁、身懷絕技的超人？抑或救人撲火的消防員？除暴滅罪的警員？藉一起閱讀以英雄為主題的書，我引導少年人認識不同職業範疇上的英雄，及反思英雄的真義。《杯杯英雄》描述發生在杯杯王國裡的一個傳說，主角是擬人化的杯杯，相傳誰能爬上廣場中央的高塔，就能獲大金杯，成為英雄了。只有小小腳的杯子，要攀上筆直的高塔並非易事！大家都討論有什麼條件或特點才可成為真英雄。有人大喊英雄要有超人體格、要有智慧、有領導力、英雄要不怕死、要有功夫、英雄要堅持前進……大家猜估當中哪個才是英雄。

故事的轉折處，是當攀塔的杯杯個個挑戰戰敗後，大家失落而散，廣場靜了下來，留下一地碎片、垃圾……只有勤力的、平凡的清潔員，不停地、不停地清掃廣場，以至高塔頂上的垃圾！當小讀者看到最終畫面——站在高塔頂上的影子，大概有所悟，雖然沒有人留意他，但專心努力工作、平凡的杯杯，原來一樣是英雄。

另一本由潘明珠翻譯的少年小說《超人學堂》，主角樣子不像英雄，甚至於太平凡，似普通死讀書的四眼女孩而已，難以明白這愛學習的女孩子，卻每每做出超乎想像的好事，成為女英雄！此書幽默有趣，在潘明珠俏皮的翻譯筆觸下，給青少年帶來深刻的思考，令人看後體會到：英雄不只是表面有本領，而重要的是，關懷社會眾生，其實在人們身邊，常常有些平凡的、默默地的擇善固執、一心盡責工作的人！這些才是平凡中不平凡的真英雄呀！當青少年投入閱讀後，對英雄定有更深刻的感受，我盼藉閱讀分享，發掘青少年踏實篤定的志向，長大會心存大愛，以助人為樂呢。



# 醫生質素參差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最近與幾位親人到不同的醫院或醫務所求醫，看盡醫生質素的參差，令我更相信，有病要多諮詢其他醫生。

曾到一私家醫院的腸臟外科，年輕的女醫生面對病人的複雜情況，明顯地表現出不知所措，還在我們面前上網找資料，開的是普通的低效藥物。她轉介給隔壁的心臟科醫生問意見，這男醫生問一句答一句，病人吃的薄血藥他不知道是什麼，又在我們面前上網找資料。最後我們決定轉院換醫生，免得提心吊膽。

其實同一醫院的腸臟內科女醫生，十分細心有耐性，也很能照顧病人的心理和需要，我甚至介紹其他人看她。上網了解她的背景，原來是位再生勇士，大病過後立志行醫助人，捱過千辛萬苦，終成功當上醫生，難怪她如此有心。朋友父親患癌，那醫生冷言冷語，老人家未病死已被嚇死，朋友急忙轉醫生。新醫生好言安慰，詳細解釋，表示會和病人一起面對。

情況不至太壞，必須有信心。老人感到心內暖，放下心交給醫生，心理上已好了一半。

我曾一天內和一位年輕親人去了四位醫生，深深感受到庸醫何其多。年輕人最近感到腳麻痺，使用公司的醫療保險，要看所屬醫生。他照了磁力共振，取了底片看骨醫，骨醫支支吾吾的，只轉介他去骨神經科，這專科醫生收費之高可不簡單，但質素則與收費不相稱，看過磁力共振底片，以小槌敲腳幾下，找不出原因，竟叫病人去驗血，問「驗什麼？」答：「什麼也驗驗！」氣得要爆炸。請他轉介看脊醫，應：「我們不承認脊醫。」年輕人打了幾個電話，找到一位願寫脊醫轉介信的普通科醫生，即時前往，那位年輕女醫生看了報告，耐心詢問，很明白他需要脊醫的原因，即時寫信轉介。到經驗豐富的脊醫求助，對方清楚指出他的問題所在，並即時為他拉骨治療！

我們並不欠醫生，只欠負責任的好醫生。



# 臘梅凍

鍾情

那天從醫院出來，我回頭時瞥見花壇裡的臘梅開得正俏，枝桠橫斜，鵝黃點點，讓我眼前一亮。地凍天寒，臘梅吐香，寸寸芳馨，頓感無比溫存。或許，這是造物主的一番苦心，過去古人用勾畫《九九消寒圖》度過漫長冬天，現代人則抱着大屏手機慌亂無措，而這綻放枝頭的臘梅凍，正是一種精神召喚。

「臘梅凍」自然是有來歷的。女作家潘向黎極愛桂花，桂花綻放的初秋，悶熱難耐，這天氣被稱作「木樨蒸」，因此桂花又叫「桂花蒸」。

由此邏輯她聯想到，初春乍暖還寒稱作「梨花陰」，荷花盛開時節稱之為「芙蓉蒸」，隆冬時節被稱作「臘梅凍」。不愧為文學博士，使我遇見一顆有情趣的靈魂，也窺見大自然的拳拳美意。就像我的朋友，元旦這天帶著五歲的女兒去釣突泉看三股水，我說，「大冷的天，你不怕把孩子凍壞了！」她回覆道，「凍凍不長蟲兒，愈冷愈要出來。」

縮頭縮腦、蹣跚呵氣的深冬，我經常想起小區街上的一個女人。我上幼兒園時，她和老公就在小區附近擺攤賣百貨，男人中等個，乾瘦，眉毛粗黑，眼睛炯炯有神；女人呢，體形偏胖，裹著軍大衣，戴着紅毛線圍脖，只有兩隻眼睛露在外面。那時候，只有一個木製的手推車，傍晚天黑後，汽燈閃閃忽閃的，但依然能看清，攤子前圍滿了很多買東西的人，瓜子、花生、糖果、香煙，供不應求。因為挨著一所大學，他們的生意很是火爆，兩人也很會做生意，遇到大學生成群結隊過來買東西，總會多抓上兩把花生，即便忘記帶錢，他們也敢取賬，「不礙事，下次來再給我！」

我當然是常客了，幾毛的泡泡糖，袋裝的朱古力，小流熊乾脆糖，都是最愛，一天不去買點什麼，心裡就直癢癢。

漸漸地，我注意到女人那隻手被凍得又腫又紅，起了凍瘡，最引人注意的還是她臉上的凍瘡，我不禁想到張愛玲筆下「暗紅色的薄棉襖」，碎牛肉的顏色。別的商販凍瘡輕微，最冷的日子早早收攤，惟有她臉上的凍瘡一個接一個，像長在肉裡的小花，她收攤經常到凌晨。寒來暑往，女人的體形更臃腫了，後來生了二胎，是男孩，還沒出月子，她又「上崗」了。「大冬天的，你不要命了？」熱心的老顧客問道。她憨憨一笑，「人手不夠，我就得頂上。」說話時她臉上堆積的贅肉，一聳一聳的，連那些凍瘡也跟着高一低，讓人很是心寒。她比男人還要能幹，騎著機動三輪車「篤篤篤」進貨、送貨，幾年後他們租下固定店面，生意愈做愈大，店裡不得不僱人，但她還是停不下來。

後來，這條街上拆遷拆臨，店面沒有了，眼看著有些商戶轉行，他們愁得吃不下飯。不久，他們找到了新的店面，還是在這條街上，老顧客光顧依然如昨。再往後，聽說兩人鬧離婚，男人在外面討得新歡，很多人一聲嘆息，「太可惜了。」但是，最終沒有離成，又看見他們進進出出，在店裡熱絡招呼顧客，忙個不停。就在去年，他們把店面分給兒女，洗手不幹了，兒女先後成婚，覺得幹這行太累，便把店面轉租出去，但生意還是那麼好。

有些顧客唸唸追問，「怎麼換人了？原來的老闆去哪兒了……」此刻，我不禁想起女人臉上的凍瘡，想起寒冬綻放的臘梅……忍得了「臘梅凍」，才換來生活的安詳，她不就是冰天雪地裡傲然綻放的臘梅嗎？

經常聽身邊人說，現在的人不如過去人能吃苦了，僱個保母專揀輕快活兒，招個員工油頭滑腦耍心眼兒，就是不願多幹一點活兒。其實，這是片面的說法。我認識的一個快遞員，90後，老家在荷澤，愛追劇、愛追星，三天兩頭換髮型，屬於要風

度不要溫度的小主兒。剛入冬最冷那幾天，他的臉就給凍了，腮臉蛋上鼓起兩團「高原紅」，我打趣地說，「你這是剛進藏回來嗎？」他滿臉羞赧，小聲說，「我哪有那本事？還是好好幹活兒，才能掙大錢。」一天傍晚，我等着他上門收件，遲遲不來，打電話也不接，一個小時後他終於灰頭土臉地來了，說天冷把車給凍了，又給客戶丟了一個快遞，據說是一張萬元發票，總之很喪，幹起活來也不帶勁兒。又過了幾天，氣溫漸有回暖，他過來收快遞，我抬頭打量，發現他臉上的兩團「高原紅」不翼而飛，他沒心沒肺地笑著說，「奇跡就好了。」我頷歎，還是年輕好，能夠經得住風寒。

不久，我聽說他已經遞上辭呈，元旦後就不幹了。他帶了個徒弟，每天跟著他熟悉路線，讓他頗感意外的是，小徒弟比他年齡大，原來他應聘時才19歲，職專沒畢業出來找實習單位，陰差陽錯闖入快遞行業。我這才猛然想起，打包用筆標註時他說過，「我不會寫字，你別笑我沒文化哈。」好幾次，他還唸錯收件人的名字，我忍不住偷笑。距離離職的日子逼近，他臉上的笑容也多了起來，只是這捲土重來的嚴寒天氣，使得他額骨處的兩團「高原紅」時隱時現，而再看看他那雙與風寒過招的粗糲的手，與稚嫩的臉龐儼然不搭，惟有他的髮型，蓬蓬的，從來都是一絲不苟，流瀉出一個年輕打工者的野心和自尊。

是啊，冬天已經來到，春天還會遠嗎？飽嘗過「臘梅凍」的考驗，才會迎來夢想的春天，芸芸眾生，不過如此，誰也不可能坐享其成。

汪曾祺先生寫過一篇《臘梅花》，開頭首句引用小孫女唱的兒歌，「雪花，冰花，臘梅花……」數九寒天，臘梅怒放，再冷的天氣，人們的心裡也會氤氳出幾分暖意，讓人充滿激情，直面寒冬。



# 變味的文物

網人網事

理美美

上個星期有一件爭議很大的事：台北故宮借出顏真卿名作《祭侄文稿》到日本展出，引發兩岸網友巨大反彈。然而所彈內容，卻不太對味兒。

1月14日，台灣名嘴黃智賢在電視上劍指台北故宮，質疑台北故宮背後的民進黨為了向日本「獻媚」而「偷偷」把素有「天下第二行書」之稱的非常珍貴的顏真卿名作《祭侄文稿》出借給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她連問了三個「憑什麼」，最後說：「如果在日本展出，我寧可這個『國寶』回到北京。」隨後，《環球時報》發佈官方微博《台北故宮外借祭侄文稿日本展出，無特別保護》，援引了黃智賢的這段質問，一下子引爆了內地的社交媒體。再之後，一篇慷慨激昂講述《祭侄文稿》背後氣節故事並因此而反對「國寶」借給日本的帖子成為爆文，刷爆了所有社交平台。

文中，開篇即把《祭侄文稿》的所有價值都歸結為氣節——作品本身「就是一卷打草稿的破紙，寫得也不工整，到處都是塗抹的痕跡。一千多年了，這卷破紙轉來轉去竟然保存了下來。說是神州不滅，華夏長久，靠的就是寫這卷破紙的這種人沒死絕，支持這種精神的文化沒斷。」與這篇文稿相配的，是「用最最有氣節的表貼去幹最有辱民族大義的事情」成為了每一篇反對外借日本帖子必會出現的評論金句。而海峽對岸，「為什麼要

給日本人看？台灣人自己也沒看過幾次。」也是很常見的觀點。

對於這麼珍貴的文物是不是應該外展，小理也認為非常值得商榷，但商榷的理由僅僅應該是出於純粹的文物保護技術考慮——性質如此珍貴的「國寶」加上1,200歲的紙張，能不能、值不值得承受長途運輸？展覽時長是不是合理？與上次展覽間隔不夠久？安保措施怎麼樣？展覽級別是否能匹配文物展出的損耗等等？總之，一句話，能不能外展應該取決於損耗和風險是不是合理以及能否接受，而不應該取決於誰借出的和借給誰，更和民族氣節沒有半毛錢關係。如果「國寶」顛簸到日本會有承受不了的耗損，那也同樣請妥善保存不要送到其他任何地方。

小理身在香港，香港是一個歷史文化相對缺乏的地方，文物很少，所幸經常會有世界名博來做外展，包括故宮博物院、盧浮宮、奧賽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等都來過，正是它們的頻頻造訪，使得香港的文物愛好者也不至太過寂寞，也一樣能感動於人類文明的偉大。而這次《祭侄文稿》參與的日本展覽，香港中文大學也有借出文物參展。

其實，各國博物館間和機構間的文物交流，本是再正常不過的，正是因為有這些跨越國界屬於全人類的文化互通，文物才彰顯了它最重要的價值之一。文物本是簡單而美好的，如讓文物裹挾上政治，讓文化受囿於民族主義情緒，那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 既是詩人，又是散文家——趙麗宏

趙麗宏這個名字，我早聽說過，那時，我以為是個女孩子，不知為什麼，一看到「麗」字，我便會先入為主地認為，是女孩子。也許是我的姐妹們皆排「麗」字？後來結識蕭復興，才知道他跟蕭麗宏是文壇上的好友，雖然一個在北京，一個在上海；而且，趙麗宏是個堂堂男子漢。

已經不記得究竟是怎麼認識他的了，都在文壇上，一來二去，也就相熟起來。當然那也要靠一點緣分，並非所有人結識之後都可以接近。記得蕭復興是他的好友，順理成章他也跟我聯繫多了起來。我感到他待人熱心熱情，有一次我到上海，他聽說了，還召集了幾個朋友一起午飯，交談甚歡。

2006年9月，應邀赴樂山參加「兩岸三地著名作家行走樂山」筆會，蕭復興、趙麗宏也在。當時，我在機場等候稍遲到時的麗宏，一路同行，說了很多話，他還熱心地給我一些人的聯繫方式。但具體說了些什麼，我都不記得了。只記得在成都時，同場講話。他似乎還表示，想買什麼古董之類。

作為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他也曾以代表團團長身份，訪問香港，並參加座談。之後的晚宴上，可能太開心了，他開懷暢飲，竟至喝醉了，由別人扶著休息；我是事後方知，趕去休息室看望，他尷尬地笑著，卻已經平安無事了。

2010年，他主編一套「作家看世界」旅遊叢書，也不忘叫我參與，《十四朵玫瑰》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而這「十四朵玫瑰」，正是當年我旅遊印度尼西亞峇里島時，所投宿的木屋酒店名字。後來，他獲委任為《上海文學》社長，該刊據說曾經被稱為內地文學刊物稿酬之最，可見其經營有道，頗受歡迎。而他熱心助人，也常為人所稱道，比方作家周佩紅，是他當年同班同學，後來工作分配，調動時獲他幫助，得以調到《萌芽》編輯部，便是一例。

麗宏既以詩人，更以散文家知名，近期還以兒童文學家的姿態出現，讓人驚異於他著述的

多樣化。記得早在1960年代，我剛從萬隆回北京，那年暑假，我乘硬座學生票，搭火車南下廈門，去探望姐姐，途經上海，停留數天。初到上海，和同伴去大光明看了一部香港電影《假少爺》，出來大雨傾盆，把我腳路的黃色鱈魚皮鞋沒個遮避，報銷了，心痛得要死。那時，上海尚未復甦，不似今日繁華，買食品要憑糧票，我們睡在中學課桌拼成的「硬板床」過夜。時光如箭飛逝，與今日上海，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其時，我並不認識趙麗宏，只認識像我一樣的歸國華僑學生，有什麼辦法？

最近一次見到趙麗宏，是在2011年11月的「第八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上。有一天晚飯後，舒婷來電話，說約了斯好、蕭復興、趙麗宏，到我們所住的「北京飯店」旁邊的「貴賓樓飯店」茶座喝冷飲聚會。這一晃，好幾年就過去了，都說了些什麼，我全然忘記了，但依然記得回國時，寒風的風陣陣吹來，我緊了緊羽絨服和圍巾，急步回酒店，正是月上中天的時候。

多。只記得在成都時，同場講話。他似乎還表示，想買什麼古董之類。

作為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他也曾以代表團團長身份，訪問香港，並參加座談。之後的晚宴上，可能太開心了，他開懷暢飲，竟至喝醉了，由別人扶著休息；我是事後方知，趕去休息室看望，他尷尬地笑著，卻已經平安無事了。

2010年，他主編一套「作家看世界」旅遊叢書，也不忘叫我參與，《十四朵玫瑰》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而這「十四朵玫瑰」，正是當年我旅遊印度尼西亞峇里島時，所投宿的木屋酒店名字。後來，他獲委任為《上海文學》社長，該刊據說曾經被稱為內地文學刊物稿酬之最，可見其經營有道，頗受歡迎。而他熱心助人，也常為人所稱道，比方作家周佩紅，是他當年同班同學，後來工作分配，調動時獲他幫助，得以調到《萌芽》編輯部，便是一例。

麗宏既以詩人，更以散文家知名，近期還以兒童文學家的姿態出現，讓人驚異於他著述的